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學古領計陷宋臣

耶律學古調遣謝留已畢，忽報宋國十大朝臣已到。耶律學古帶著數十人出到谷口接見八王。八王馬上欠身施禮曰：「王欽回言，汝娘娘願獻九州與我大宋。我等今日特來接受文字。汝可速將交納，以結千載之歡。」學古曰：「交納國之大事，如何這等輕易？明日請到筵中獻納。」八王允之而別，遂於正南安下營寨。耶律學古回到帳中，召集謝張商議曰：「汝等誰善舞劍？我明日欲向筵中喚出舞之，假意侑酒，盡誅宋臣，始不負娘娘命令。」謝張領計而退。學古又召太尉韓君弼謂之曰：「汝領勁兵一萬，埋伏谷口。候有變，即出截住，不許走了宋臣。」君弼領兵去訖。

分遣已畢，乃遣人持書往宋營請十大朝臣赴宴而議納降文字。兩下軍士人等不許身帶寸刀隨行。八王得書，亦回書與番卒去了。寇準曰：「王欽此賊好狼心腸！盡將我等置之死地。倘不在楊郡馬處借得部下同來，吾等要一個生還也是焉得能夠。」八王然其言。乃曰：「明日赴會，看他設何計策。」言罷，眾官俱退。

次日，耶律學古親出帳外接候。遙見塵頭飛起，宋臣俱跨馬來到。學古迎著，見未帶軍馬兵器，心中暗喜，忖道：「遂吾願矣。」即邀宋臣進營。相見畢，依次坐定。茶罷，八王曰：「蕭娘娘今肯歸順大宋，極有識見。一則不失為一國之主，二則干戈偃息，民得安生，且兩國和好，實萬世之良圖也。」學古曰：「此等事待從容議之。吾與列位會合，亦千載奇逢，略飲數杯，以通和好之情。」於是令人奏樂侑酒。

卻說柴駙馬坐於左筵正席，學古舉酒及之，乃問曰：「得非柴先生乎？」柴玉曰：「然也。」學古曰：「曾記昔年我國將天字圖來示宋朝，被先生改作未字，我娘娘聞之發怒，與宋遂成仇隙。今日不期相會也。」柴玉即應聲曰：「我只道汝有何高論見教，原來卻是這樣浮談。然我主應天順人，一統中原，因汝北番地土瘠薄，故置之度外，不加征討。詎意汝君臣屢為邊患，戕害生民。前者震動皇威，將天門陣打破，汝眾倒戈而逃。那時我國楊元帥欲驅軍馬直搗幽州，盡取汝遼國籍，以絕後患。幸我主仁慈，不忍生靈久困鋒鏑，班師回朝而去。今蕭后若知順逆之理，不為狂夫所惑，傾心事大，猶得為一邦之主。不然，堂堂中國土馬如林如虎，豈容逆類稱孤境外而不剿滅之哉！改天字之圖，實出我主之意。然此亦往事，談之何益！」學古被柴玉說了一遍，深有忿色。飲了數杯，又問右邊正席寇準曰：「咸和年間，我國將錦被暖帳來與宋主。先生沉匿不奏，遂至兵甲相尋。以理論之，豈忠君憂國之所為乎？」寇準厲聲應曰：「我欲主上清心寡慾，論道經邦，敢以玩物蠱惑主志？此一舉也，正忠愛之至，誰敢指其非乎！今日我等特為汝主獻納九州文字，結好吾宋而來，何必曉曉往事為哉！」學古曰：「九州文字，另日交割未遲。但今日蔬酌簡甚，筵中無以為樂，帳下有能舞劍者，入舞一番，以勸列位老爺多進一盃，豈不妙哉。」道罷，謝留應聲而出，手執長劍，揮舞筵前。八王曰：「汝昨日之書說道不許身帶寸刀，今又令人舞劍，何其言之相悖乎？」道罷，孟良激怒向前言曰：「一人舞劍不好觀看，必得二人對舞方才為美。我今願對舞之。」說罷，揮劍與謝留對舞。耶律學古見孟良意氣昂昂，自思此人英勇殊甚，料留非其對，遂曰：「兩相對舞，恐乖和好之盟。不如射箭取樂。」孟良曰：「不知要如何射之？」謝留曰：「走馬穿楊，人所習見，唯奇巧射之，方見手段。」孟良曰：「要怎麼射，叫做奇巧？」謝留曰：「將一個活人縛於柱上，連發三矢能避之者，便見妙手。」孟良聽罷，暗笑曰：「此賊設計害我，我顯個手段除了此賊，以挫番人銳氣。」乃應聲曰：「這個使得，但誰為首先射？」謝留曰：「我先射之。」孟良慨然允諾，自令人縛於柱上，叫曰：「憑汝之箭，怎麼射來。」八王等看之，面面相覷，皆有懼色。謝留離筵前二百餘步，拈弓搭箭，先指孟良之口放箭一枝，被孟良張口咬住。又放第二枝向項下射去，孟良見箭到，略斜轉其頭，將箭一打，其箭遂落於地。謝留慌張，指定心窩再放一箭，不想孟良有護心之鏡，射之不入。十大朝官見射之無傷，連聲喝采，令人解了其縛。孟良曰：「借汝與我試箭。」謝留自恃目力之高，思要盡接三箭以誇其能，亦命人縛於柱上，叫孟良射之。孟良心生一計，頭一箭遂將壞翎之箭，射之不中。謝留自思：「此人只會舞劍，不會射箭。」不甚著意防備，乃曰：「憑汝射那兩箭，吾何懼哉！」孟良暗忖：「這賊合該死矣。」遂取過好箭，指定咽喉一射，謝留應弦氣絕。有詩為證：

勇猛謝留似虎狼，筵前自恃目高強。

孟良巧發雕弓處，忽覺須臾一命亡。

耶律學古見射死謝留，大怒曰：「汝等要來講和，何敢如此大膽，射死吾之部將！」大叫：「軍士何在？俱各出來，將宋人盡數擒之。」只見筵前轉出五六百騎番將殺來。焦贊、岳勝等不勝憤激，各開箱子，取甲穿起，拿出竹筒長槍短劍，一齊接殺。耶律學古見有準備，抽身走了。眾騎軍被孟良等殺死一半，遂奪馬匹乘著，保助朝臣而走。及到谷口，忽一聲炮響，韓君弼伏兵齊出，將谷口截住。岳勝恐北兵緊困，後愈難出，遂鼓眾奮勇殺出。只見番人弓弩齊發，箭如飛蝗，不敢近前。有詩為證：

獾狍奸回計策奇，截途羽箭似蝗飛。

孟良不遇延朗放，朝士何由得出圍。

八王見走不出谷，驚慌失色。寇準曰：「此等災禍，未離汴京已知有矣。今亦無奈，只得暫停於此，徐圖計策可也。」八王曰：「斯言固是，但今糧草缺少，朝廷又不知我等被困，無有兵來救應，番人重重密布，久久困守，卻不生餓死於此谷乎？」孟良曰：「殿下勿慮，待番兵稍息，小將偷出谷去，奔回三關，取得兵來，殺此羯狗。」八王然之。遂下寨安歇，不出衝圍。

卻說耶律學古見宋人不出，與張猛議曰：「我等不必與他廝殺，只要緊守此處，彼雖有拔山之力，亦無用也。」張猛曰：「久困固好，但消息必竟傳入汴京。宋君知之，必發兵來相救。依小將之見，還要奏娘娘親提大兵來圍，才可成功。」學古曰：「汝言有理。」遂遣人回幽州奏知蕭后。蕭后聞奏，即與群臣商議。耶律休哥奏曰：「宋臣既落谷中，機會極好。乞娘娘允學古之奏，親監大軍，前往擒之，以圖中原。」后曰：「吾國良將因天門陣殺敗，盡皆喪亡。今無保駕大將，安敢輕出？」道罷，忽階下一人應聲曰：「娘娘若去，不才願保車駕。」眾視之，乃木易駙馬也。后喜曰：「司天台官常奏遼當興，王天下，其間必有名世者出。此兆想應在于子之身矣。」遂下命封木易為保駕大將軍，引領女真、西番、沙陀、黑水四國軍馬，共十五萬而行。木易受命退出。

翌日，蕭后車駕離了幽州，望飛虎谷進發。不日到了，耶律學古迎接進軍中，拜曰：「賴娘娘洪福，已將宋之朝臣困於谷中，糧草將盡，不久出兵擒之，臣又恐中國有兵策應，故請娘娘親來監戰，以圖進取中原之計。」后喜曰：「若擒得宋之大臣，足以雪天門陣之恥辱矣。」遂命軍馬分作二大營，屯紮飛虎谷。耶律學古統女真、西番二國之兵屯於正北，木易駙馬統沙陀、黑水二國兵屯於正南，以困宋臣。學古等領旨而退，各去分遣軍士。

是夜微風不動，星斗燦爛。木易在帳中忖道：「朝臣被困已久，救兵又不到來。糧草若絕，豈不盡皆餓死谷中！」遂生一計，修書一封，縛於響箭之上，悄悄地步到宋臣營邊，直射入去，約其密遣人出山後搶糧。孟良正出營巡哨，忽聽一聲響箭射到，遂令人滿營尋之，乃得一箭，縛有書信在上，慌忙送入帳中，與八王等觀看。八王接了，拆開視之，其書云：

亡人楊延朗頓首頓首，啟八殿下暨列位大人先生等：茲落阱中，策惟謹守，俟候救兵。慎毋妄動，輕犯鋒鏑。北人若欲出兵侵犯，朗自設計止之，不必驚憂。今幽州運來糧草二十餘車，定限明日午後從山後經過。速遣人攘奪，入營應用。敬此申聞，勿誤勿誤！

八王看罷，歎曰：「楊門所產之子，並皆忠義勇將。」乃召寇準等入帳謂之曰：「楊四將軍適射箭入營，箭上有書一封，報道明日午後有糧草從此山之後經過。若去搶之，又恐禍來更速。若不去搶，吾之糧草已斷，此事何以處之？」准將書看了，乃曰：「搶之無妨。四將軍書上明說有兵侵害，他自止之。殿下不必過慮。」八王遂喚孟良、焦贊、岳勝、劉超、張蓋二十餘人伏於山後，俟其車來搶之。只留陳林、柴敢領著五百從卒守護營寨。

孟良等得令，次日帶領五十健卒伏於山後。俟至傍晚，果見糧車來到。孟良等一齊殺出，盡搶去了。監運糧草番將律軫宣兒見宋兵殺來搶糧，一騎奮勇迎敵。被孟良、焦贊、岳勝、董鐵鼓四人並力殺盡，亂槍刺死於馬下。運糧小卒忙報學古，學古大怒，即過南寨與木易商議言曰：「可恨宋人將我北營糧草搶去二十餘車，今竟來與駙馬約期明日進兵，將宋臣盡行殺之。」木易曰：「宋臣手下跟隨的，必定俱是良將。若去逼之，彼必拼死殺出。我軍能保不傷乎？兵書云：窮寇莫追。且宋營中人口有千餘之多，雖奪二十車糧草而去，能支幾日之用？依我之見，只宜困之，不過三兩月間，宋人盡皆餓死於谷。不費張弓只箭而成大功。然娘娘之意，亦只要生擒宋臣，與宋君抵換些地土而已。何必勞兵損將，以殺彼哉！」學古然之，遂回北營去訖。